

●少年阿賓系列一(63)~古道熱腸

連續幾個禮拜以來，每週周日，鈺慧就催著阿賓回家去看媽媽，媽媽總是說阿賓就算回家也都整日想往外跑，不像鈺慧乖乖的待在家里陪她，阿賓沒啥話好辯解，只好對著鈺慧作鬼臉。

這個周末一下課，阿賓便又載著鈺慧回家，吃過晚飯以後，鈺慧幫忙媽媽收拾廚房，然後提著半桶水，上樓來想整理阿賓的房間。

阿賓坐在書桌前，那任天堂主機已經還給孟慧，他現在改玩電腦遊戲。

「大少爺，讓一讓。」鈺慧邊抹著書桌，沒好氣的說。

阿賓運指如飛，正忙著打磚塊，鈺慧抹過大半個桌面，滑手一擦，不小心碰了那電腦一下，電腦螢幕「得」的一聲，居然熄掉了。

阿賓和鈺慧傻傻地看著那電腦，可是連 Power 都沒亮，半天鈺慧才說「喂，怎麼會這樣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……」阿賓重按那 Power 壓鈕，沒有反應。

「我只是輕輕碰一下。」鈺慧擔心地說。

「唔，我知道。」

阿賓按了半天，又把螢幕挪開，翻動主機搖一搖，最後找了一把螺絲起子將外殼拆開，在裏頭到處輕敲，仍然沒有用。

「算了！」阿賓說：「找個同學明天來看看。」

「你明天不是不在家？」鈺慧問。阿賓班上明天要聚會討論寒假去畢業旅行的事，阿賓是籌備人員之一。

「我找不必開會的人來。」

說著他就去打電話，一會兒回來說找好人了，明天會來，不過那時候阿賓應該已經出去了，鈺慧心想反正阿賓的同學她差不多都認識，沒有關係。

這一夜鈺慧去和媽媽睡，兩人又嘰嘰喳喳地聊到半夜，第二天早上很晚才起來。

媽媽近來習慣在起床後洗澡，等和鈺慧分別梳洗好都快十點半了。她們下樓後發現阿賓已經出門，他在餐桌上留了紙條，告訴她們他去開會，下午回來。又說樓下的廁所壞掉不通，已經聯絡水電行，可是要明天才能有人來檢修。

媽媽烤來奶油吐司，和鈺慧喝著鮮牛乳當作早餐，才吃到一半門鈴就響了，鈺慧跑去開

門，外面站著兩個男孩子。

「啊！」鈺慧訝異的說：「是你們！」

門外頭是阿吉和眼鏡仔，阿賓找的人原來是他們。阿吉和眼鏡仔見是鈺慧來開門，也有點意外。

「哇！鈺慧，」阿吉說：「你都住在阿賓家啊？」

「別亂說，進來吧！」

鈺慧帶他們進來，介紹給阿賓的媽媽，說是阿賓的同學，來幫忙看看阿賓故障的電腦，阿吉忙叫「黃媽媽」，眼鏡仔大概是宜蘭人，叫的是「阿姨」。

阿賓的媽媽問他們吃早餐，倆人都說吃過了，鈺慧不好讓他們在旁邊等，就放著半塊沒吃完的吐司，先帶他們上去瞧那部電腦。

三人來到阿賓房間，那電腦外殼昨晚阿賓拆掉後就沒裝回去，鈺慧告訴他們當掉時的狀況，阿吉若有所思，眼鏡仔搔著腦袋，半天才說：「好，我們來試試。」

「哦，」鈺慧說：「那麻煩你們，我下去吃早餐了喔。」

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」阿吉拉著她。

「怎麼了？」鈺慧問。

「先給一點酬勞啊！」阿吉說。

「什麼酬勞？」

阿吉指指自己的嘴，鈺慧紅了臉，罵說：「死色狼！」

不過她還是側臉過去，閉上眼睛，阿吉便在她唇上親了親，跟著眼鏡仔在她頰上也吻了一下，阿吉食髓知味，從鈺慧背後環手摟住她的腰，兩只魔掌摸上鈺慧丰满的蓓蕾亂采著，眼鏡仔見狀，不甘落後地也來搶灘。

鈺慧被他們又捏又揉的，只覺得渾身發軟，想要掙扎卻比不過他們的力氣，只好盡用嘴巴說著：「不要……不要……別這樣……」

阿吉和眼鏡仔如何肯聽，眼鏡仔的怪手甚至還扯著鈺慧那本來就開得低低的U形領口，露出她半邊滑嫩肥美的乳房。

「不要……不要……你們……你們聽我說……」

阿吉和眼鏡仔將鈺慧夾在中間，一起把她推倒到阿賓的床上，豺狼般對她爭食。

「別……啊……你們……你們聽我說……聽我說……啊……你們聽我說嘛……」

他們停下動作，仍然合抱著她，阿吉說：「好，要說什麼你快說罷，說完我們還是要疼愛你。」

「呸！」鈺慧啐了他一口，坐正來拉好衣服，左右瞪著他們倆，才開口說：「是這樣子的啦……」

然後她就開始說了。

阿賓的媽媽在飯廳裏悠閒地閱讀報紙，同時慢慢嚼著吐司。

「咦……」阿吉張大了眼睛坐起來：「這……這個……？」

「這樣子……可以嗎……？」眼鏡仔更是遲疑。

「好不好嘛？」鈺慧搖著他們的腿。

「唔……這個……」他們前後沉吟。

「好啦！好啦！」鈺慧拜托的說：「OK？」

阿吉和眼鏡仔面面相覷，心情十分古怪。

「說定了哦！」鈺慧說，還笑著。

阿吉若有所思，眼鏡仔搔著腦袋。

鈺慧拉上房門走出來，正好阿賓的媽媽從下頭來到二樓的樓梯口。

「那電腦怎麼樣了？」媽媽問。

「唔，不曉得，他們還在查！」鈺慧說。

「那快去把早餐吃完吧！」媽媽說。

「沒關係，」鈺慧攬著媽媽：「我要陪媽媽。」

「你這孩子，」媽媽捏她的鼻頭：「就會撒嬌。」

她們有說有笑地走回媽媽的房間，媽媽坐到梳妝台前，拿起綿羊油擦手，鈺慧替她編理著頭髮，還挽成兩個漂亮的髮髻。

「哇！」媽媽看著鏡子說：「你怎麼把我扮成這麼可愛？」

「媽媽本來就很可愛啊！」鈺慧吃吃地笑著。

「你胡說。」

鈺慧貼臉到媽媽頰邊，兩人一起映在鏡面上。

「瞧，姐妹花。」鈺慧說。

媽媽在她的腰枝上捏了一下，鈺慧痒得扭身亂鑽，和媽媽交頸黏著，嘴唇又含住媽媽的耳珠，把媽媽磨得腮幫子都紅熱起來。

「嗯，壞孩子……」

鈺慧伸出溫柔的雙手，按在媽媽丰嫩的乳房上，輕輕地揉動，媽媽吐氣如蘭，媚眼如絲，仰著臉讓鈺慧吻她。鈺慧隔著衣服，找到媽媽突起的兩點，先是似有似無的捻著，等它們越漲越硬立的時候，便用力地捏擠，媽媽難耐的嘆息在咽喉中打轉，返手攀扶到鈺慧的鬢邊，在她臉龐上撫摸著。

「不要……小慧……嗯……」

鈺慧在媽媽的胸前玩了一陣，左手往下滑，游到媽媽的褲頭，媽媽穿著一件鬆鬆的休閒棉長褲，因此她很輕易的穿過鬆緊帶，沒有受到抵抗就占領了媽媽的橋頭堡。

「唔，媽媽好新潮啊！」鈺慧在媽媽耳邊說。

阿賓的媽媽長褲裏頭是一件細絲高叉的小三角褲，斜邊開得特別高，丰盛的恥毛紛紛跑出來。鈺慧在媽媽最熱的軟肉上來回划動，也才沒兩三下，就從薄薄的布料上滲出黏答答的蜜汁。

「嘻……」鈺慧問：「媽媽呀，這是什麼？」

「哦……壞小慧……你……嗯……」

阿賓的媽媽忍不住擺動屁股，大腿偷偷發顫，鈺慧并不急著作更強烈的進攻，仍然只在內褲外騷擾。

「嗯哼……你這……你這女孩子……啊……快別……這樣……我們家……哦……哦……還有客……客人……呃……在呀……哦……你……好壞啊……」

「媽媽喜不喜歡小慧？」鈺慧又咬她的耳殼。

「啊唷……喜……喜歡……啊……乖鈺慧……快別……啊……別動了……媽心裏好難過……嗯……唉呀……」

鈺慧恍若不聞，繼續挑逗敏感的小蕊。

「喔……媽媽難過……啊……媽媽不好了……小慧啊……啊……」

鈺慧突然把手離開，媽媽正在緊張間，一下子沒了依靠，慌忙的抓住鈺慧的手按回去。

「媽媽不是說別動嗎？」鈺慧使壞。

「唔……唔……唉呀……動嘛……動一動嘛……」

鈺慧「咯咯」地笑著，使勁地揉弄不停，媽媽倚臉在她的肩上，嚶嚶嚶地嬌喘著，鈺慧正待要再更加'強動作，門外卻傳來眼鏡仔的叫喚。

「鈺慧，我們找到故障的地方了。」他喊。

鈺慧停下來，和媽媽眨眨眼睛互望著，鈺慧圈唇成了一個「哇」的遺憾表情，又詭譎地做了個鬼臉，媽媽又好氣又好笑，報復地往鈺慧胸前亂摸一把，恨聲說：「去吧！去吧！」

「乖媽媽，對不起。」鈺慧拔出手來，將手指上的浪水抹在媽媽的唇邊，媽媽作勢要咬她，她急忙縮手，笑著逃開。

眼鏡仔又在門外催，鈺慧回應說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

「害我又得洗一次澡了……」媽媽罵著，鈺慧嘻嘻地笑。

鈺慧走了以後，媽媽不情願地脫去外衫和粉紅色鑲滾白邊的內衣褲，扔在床上，搖著雪白的大屁股，在更衣鏡前自憐的轉前轉後瞧上半天，又嘆了一口氣，才走進浴室，反正房裏沒人，就只虛掩著浴室門，站到浴缸裏，轉開蓮蓬頭，將全身細細地重新洗淨一次，然後把浴缸蓄滿溫暖的清水，舒服的泡著。

泡了十來分鐘，身體是舒坦了，可是被鈺慧撩起的思緒卻還亂的很，正想起來抹乾身子，忽然聽見鈺慧打開臥室門的說話聲。

「我看看……」鈺慧說：「媽媽不在，你們可以用她浴室裏的廁所。」

然後就聽見阿吉和眼鏡仔爭著說話的聲音。

媽媽慌了起來，她知道樓下的廁所壞了，這粗心的鈺慧，也不應該沒搞清楚就把同學帶來她房裏上廁所啊！她的衣服都留在床上，現在去關門或出聲都令人覺得尷尬，她驚惶失措間，隨手把浴缸的拉簾輕輕的扯遮起來，暫時躲過算了，反正男生尿尿也用不了多久。

浴室外頭阿吉和眼鏡仔還在爭著：「我先，讓我先……」

媽媽偷笑起來，上廁所有什麼好爭的？

她哪裏知道，這時阿吉和眼鏡仔都脫下了褲子棄在地上，各挺著硬梆梆的雞巴，鈺慧蹲在他們前面，輪流替他們把肉棍子吞吐吸吮，好讓它們能更充血亢奮。

鈺慧把阿吉的龜頭舔得又光亮又紅脹，然後換到眼鏡仔這邊，這眼鏡仔倒沒用，居然兩條腿酸軟軟的劇烈發抖起來，忍不住前後挺動，害鈺慧嗚嗚咽咽，又怕他提早完蛋，就吐出來小聲說：「好了，準備要開始了喔。」

她擦擦嘴，留他們在浴室前，自己走到房門口，故意朗聲說：「上廁所有什麼好爭的？不理你們了，我要上街去買便當，你們都留下來吃午餐。還有，尿完記得要沖水哦。」

說罷她就關門離去。

阿吉和眼鏡仔戲還沒演完，繼續爭著誰要先上，阿吉說他要尿出來了，眼鏡仔說他脹得都發硬了，不信的話可以掏出來驗證，阿吉就驚呼地說：「哇！你怎麼硬成這樣？」

「你敢說我，」眼鏡仔說：「你還不是一樣？」

他們你一言我一語，聽得阿賓的媽媽面紅耳赤。而且他們已經走進浴室，還在爭執不下，堅持自己要先尿。

阿賓的媽媽心裏頭好笑：「一起上不就好了……」

不過顯然阿吉和眼鏡仔沒有這麼聰明，阿吉居然說：「好，既然我們都拿出來了，你也不肯讓我，乾脆這樣，我們來斗劍，斗贏的先上……」

阿賓的媽媽聽到他們說要斗劍，再也忍俊不禁，「噗」地笑出聲音。

「誰在那裏？」

拉簾「唰」一聲被拉開，阿賓的媽媽「啊」地掩胸叫起來，阿吉沖到她的面前，一腳踏在上浴缸的盆緣，問說：「黃媽媽，你在這裏作什麼？」

阿賓的媽媽看見他那根熱通通勃起的雞巴，几乎要指到自己的鼻尖，不免亂了手足方寸，一時沒想到他這話問得很可笑，還真的糊里糊涂的在想：「我在這裏作什麼？」

阿吉可沒空等她想，他彎腰伸手入水攬著阿賓的媽媽，一傢伙濕淋淋的將她從浴缸裏攙抱起來，阿賓的媽媽又「啊呀」地驚喚一聲，隨即便用力掙動。這時眼鏡仔也過來幫忙，兩人合力將阿賓的媽媽橫著夾抱在臂彎裏，她掙動不了，滿身的水淅瀝瀝地流落到地板上。

這兩個家伙七手八腳，把阿賓的媽媽托起便向浴室外走，盡管阿賓的媽媽已是個丰腴的

婦人，卻被他們像老鷹捉小雞似的，輕易地便架回臥房裏往床上攔著。

阿賓的媽媽被突如其來的混亂擾得一頭霧水，除了反射性的掙扎之外，簡直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。阿吉和眼鏡仔這時更雙雙摟緊著阿賓的媽媽，一起偎著臉在阿賓媽媽的兩頰上，眼鏡仔還說：「阿姨，您可別亂動，免得我們弄痛了您。」

這是什麼話？阿賓的媽媽正要出聲問，眼鏡仔已然湊嘴吻上了她的芳唇，含著她的唇瓣起香來。她「咿唔」著抗議，年輕男人濃厚的氣息卻強逼而來，讓她有快要窒息的感覺。

這邊還在糾纏不清，那邊又來了麻煩。阿賓的媽媽忙慌中忽然胸前一陣美好，原來阿吉兩手揉著她的雙乳，還輪流地噬吮她的奶尖，將它們吸的竦然直立起來。

阿賓的媽媽沒了主張，意亂情迷，傻傻的任他們擺布。

眼鏡仔從床頭取來一付媽媽平時睡覺用的眼罩，往她臉上輕輕遮住，兩邊斜過她耳朵上挂好，阿賓的媽媽就什麼都瞧不見了，她想要伸手去掀，雙臂都被他們拱住，就在抗拒間，胸前的美好感覺居然加多了一倍，那眼鏡仔和阿吉一人瓜分了一只大奶，分別在乳頭上有吸有玩的，阿賓的媽媽禁不起蹂躪，「嗯嗯」地哼唱不已。

「不要……快住手……」阿賓的媽媽用軟弱的聲音說。

「黃媽媽……」阿吉卻道：「你的身材真好……真美啊……」

他一邊說，一邊還用手在阿賓的媽媽小腹上亂摸，指頭撩動她茂密的恥毛，阿賓的媽媽屈縮著雙腿來保護自己，沒想到阿吉聲東擊西，迅速繞過屈起的大腿後面，直接突襲她肥沃的禁地。

阿賓的媽媽剛剛就是被鈺慧一番戲逗玩得狼狽不堪，所以才去洗澡，那私處本來就黏黏滑滑的，在加上阿吉和眼鏡仔的弄，身體更加燥濕不安，阿吉卻老實不客氣的滑進她又肥又嫩的夾縫，前後來回的扣動。

「啊唷……」她禁不起撥弄而叫著。

「黃媽媽，你好濕哦……好多水哦……」阿吉又說。

「啊……你們……你們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唔……唔……」

她的嘴又被眼鏡仔封住，並且趁隙伸舌過去她裏面，和她的香舌勾搭，而阿吉的魔指正好點捻在她的陰蒂上，美得她渾身發抖，沉積的情欲被挑逗開來，沖昏了腦袋，忍不住擁抱著眼鏡仔，和他對吻起來。

「嗯……嗯……嘖……嘖……」

阿吉看著阿賓的媽媽忘情的模樣，伸手在眼鏡仔屁股上拍了一下，眼鏡仔嘴巴黏著阿賓

的媽媽，半回頭看他，他對眼鏡仔比了一個手勢，眼鏡仔會意，點點頭坐起來，將阿賓的媽媽也一并扶起，阿賓的媽媽嬌軟無力，隨他擺弄。

眼鏡仔讓阿賓的媽媽靠到他胸前，阿吉也移動位置，將阿賓的媽媽雙腿舉起，交給眼鏡仔執著，阿賓的媽媽的私密處就羞恥地凸現開來，阿吉小狗吃水似的，伸舌就舔，把阿賓的媽媽舔得哇哇亂叫。

「唉唷……嗯哼……」阿賓的媽媽被蒙著眼，無助地抖動下半身。

好個阿吉，他舔得又勤又奮，忽快忽慢，把阿賓的媽媽不斷流出來的浪水都吮進嘴裏，阿賓的媽媽跟著他的節奏期待地款擺美臀，眼鏡仔看得心旌搖蕩，就放開阿賓媽媽的兩踝，擲手到她胸前去欺侮她那兩顆發硬的小棗。

照理說，阿賓的媽媽這時雙腿已經恢復了自由，可是她依然弓蜷張得大開，一點都不怕丑的把陰戶向阿吉的嘴上挺，她的頭枕靠在眼鏡仔胸前，吃力的向後仰，丰唇乍迸，小舌亂吐，眼鏡仔識趣的又再吻上她，兩人互相把舌頭吸得滋滋響。

就這樣，阿吉和眼鏡仔這一對老拍檔，分工合作對付同學的媽媽，把個美婦人整治得騷浪性兒大發，三人在床上亂成一團。

阿賓的媽媽已經春情滿溢，管他正廝戲著自己的人是誰，反正什麼也看不見，羞恥就羞恥吧，她十几年的淫欲全然爆發了。

「唔……唔……」她的嘴沒地方發出聲音，只能急促地喘著。

阿吉發現她的雙腿抖得像風中秋葉，那嫣紅的陰蒂膨脹如血丘，散雜的陰毛被淫汁浪液黏伏在陰唇四周，他更集中火力，點點不離蒂頭，眼鏡仔搭配得巧，揚頭放開她的唇，阿賓的媽媽就扣人心弦地叫起來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天……不要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喔……會死……哎喲……會死啦……弄死我了……喔……喔…」

跟著她像要斷氣般的哽咽著，嘴兒裏再也組不成勉強的句子，只有「啊……啊……」聲不歇，到最後，她連聲音都沒了，氣息中斷，全身痙攣，陰戶口「噗」地噴出大片的水花，射得阿吉滿臉都是，接著才重重地癱下身體，大口大口的呼吸。

阿吉和眼鏡仔第一回合獲勝，並不讓她休息，他們再度合作，把阿賓的媽媽翻成屁股高翹的狗姿勢，阿賓的媽媽哪裏會有力氣抗議，只想好好的歇一下，濕淋淋後翻的穴嘴兒上，卻頂來一根火辣辣的肉棍子。

「啊……不……不要了……」她微弱的說。

「阿姨，」眼鏡仔捧起她的臉摸著：「會很舒服哦！要不要舒服？」

「不……不要……啊……不要……哦……哦……」

阿吉聽都不聽她的聲明，搖動雞巴慢慢的向裏面一寸寸塞進去。

「啊呀……哼……哼……哦……」她最後的那聲「哦」拖得好長，顯然說不要是騙人的。

阿賓的媽媽長久以來借助的是沒有體溫的道具，那死物就算再粗再長終究難和活生生的漢子相比，阿吉的雞巴雖然只是不長不短，插進肥穴裏頭所帶來生命的律動卻難以言喻。

阿吉直直地穿透到盡頭，馬上開始抽送，阿賓的媽媽雖然穴兒不似鈺慧那樣緊湊窄小，但是肉又肥又軟，夾著龜頭和雞巴子卻是風味絕佳，阿吉坐不穩馬鞍，便放蹄地馳騁著，僵直的陽具飛快的在肉縫裏拉進拉出，伴隨那「漕漕啪啪」的水聲肉響，把阿賓媽媽的浪湯一股股向外汲出。

「唷……唷……喔哼……」阿賓的媽媽只能扭著屁股輕叫。

眼鏡仔還捧著阿賓媽媽的臉，他又說：「阿姨，來……」

阿賓的媽媽不知道他要來什麼，卻聞到淡淡的腥臊味，接著就是一條燒燙的肉鞭在她臉上划來划去，然後壓在她的嘴唇上。

「來，乖，阿姨，吃下去。」眼鏡仔柔聲說。

阿賓的媽媽後面被阿吉得正凶，激烈的快感竄遍全身，哪裏還有思考的餘地，想都沒想就張開嘴來，眼鏡仔迫不及待的就插了進去。

「唔……唔……」阿賓的媽媽昏厥般地讓眼鏡仔拿她的嘴巴當小穴插。

阿吉和眼鏡仔一前一後，忙著去幹阿賓的媽媽。阿賓的媽媽趴跪在床上白羊一樣的嬌軀，湯漾著成熟嫵媚的美韻，呈現出視覺無上的享受。眼鏡仔定力膚淺，忍性不夠，突然狼哮起來，腰間狂酸，又濃又厚又多的陽精就「卜卜」地射進阿賓媽媽的嘴裏了。

阿賓的媽媽走避不及，只好「咕咕」的吞下，眼鏡仔射完以後，脫力地跌坐回床上，便只剩下阿吉和阿賓的媽媽對手肉搏。阿吉拔出雞巴，將阿賓的媽媽翻成仰躺，再重新趴到她身上，龜頭抵在她被插得開開的穴兒口，正要再度侵入，阿賓的媽媽雙腿在他屁股上一勾，自己把他迎進花徑，沒等他動，就晃著屁股和他顛鸞倒鳳起來。

「哦……哦……插得好好啊……啊……」

「黃媽媽，你舒不舒服？」阿吉問。

「舒服……好舒服啊……喔……喔……你們兩個……啊……壞蛋……把黃媽媽……啊……弄得好……舒服……哦……哦……壞東西……啊……啊……」

阿吉和阿賓的媽媽相互抱得又緊又急，像要把對方壓死似的對挺著下身。

「黃媽媽，黃媽媽，我……我要射了……」阿吉喘著說。

「不行……啊……不行……啊……讓我先……讓我先……啊呀……喔……」

他們竟然彼此爭先起來，阿吉可真有紳士風度，拼了命忍住讓阿賓的媽媽先，阿賓的媽媽全身失控的發抖，小穴又是「噗」的一聲，熱騰騰的春水隨著長長的高潮沖流而出。

阿吉被阿賓的媽媽高潮時的緊繃磨得按捺不住，陰莖突脹，馬眼張開，滿腔的熱精潰堤決出。

「哦……黃媽媽……」他也低吼起來。

要死不死，偏偏在沒命的關頭，鈺慧的叫聲在樓下遠遠的嚷起。

「喂，你們在哪裏？午餐買回來了。」

阿吉心頭猛震，精關急縮，那酸到心坎的感覺差點讓他哭出來。阿賓的媽媽更是吃驚，滿臉惶恐地將眼罩扯去，正好和阿吉面對面的互望著。

「我們在和阿姨聊天！」眼鏡仔機警地向外面喊。

「快點下來，免得飯涼了！」鈺慧又喊，看樣子她是不打算上來。

房裏的三人都松了一口氣，阿吉笑瞇瞇地吻了阿賓的媽媽一下，她白了阿吉一眼，拍打他的屁股說：「看，都是你們啦，壞小孩……啊唷……你……你……啊……」

阿吉又幹起來，他剛才只射出一小滴，雞巴比鐵棒還硬，他沒頭沒腦的狂插了七八十下，接續未完的感覺，精門重新開起，被無情壓抑的精子這次再也不顧任何阻攔，暴烈的疾噴而出，射得阿賓的媽媽子宮口緊張的連連收縮。

「換我，換我，再讓我來一下，我還沒幹到阿姨……」眼鏡仔推著他說。「你……你……不要……鈺慧在樓下呢……」阿賓的媽媽急忙要勸止。

阿吉爬下她的身來，眼鏡仔慌忙遞補上去，「咕噠」便順利插進她的穴裏。

「啊……你們好壞……啊……啊……」

阿賓的媽媽本來已經過身子，可是阿吉一趟回光返照，那雞巴特別長特別粗特別讓她有感覺，把她得又抖抖地快樂起來。等眼鏡仔那倉皇的雞巴接在阿吉後面插進來，忐忑的擔憂加上急促的抽送，馬上把她又推上另一個高峰。

「喔……喔……阿姨被你……被你們搞死了……啊……啊……」

「阿姨，你，你好美喔……哎呀，阿姨，你，你，你裏面會吸人……」

原來阿賓的媽媽子宮頸肉竟然像吃人花般的開合不已，眼鏡仔這沒用的傢夥如何消受得起，才插得二百來下，就抱住阿賓媽媽的臉叫著：「阿姨……看著我……看著我……」

阿賓的媽媽也被他著急的幹法弄得慌悸無比，連忙看著他的雙眼，只聽他顫呼呼地猛喘，身體裏的男根劇脹，眼鏡仔白眼一吊，第二次射出精來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」阿賓的媽媽被他一刺激，陪著也又洩了一腿的水。

眼鏡仔跌下身來，仰躺著直吸氣，阿吉坐在一旁，看著阿賓的媽媽還嘻嘻地笑著。

「壞蛋，」阿賓的媽媽雙手無力的各打他們一下，罵說：「怎麼來欺負我……」

「黃媽媽，你舒服沒？」阿吉問。

「要你管，壞蛋，」阿賓的媽媽又罵了一句，「你們兩個……你們兩個到我房間來幹嘛？沒穿褲子？」

「因為……」阿吉說：「因為天氣很好，出太陽！」

「啊？什麼？」阿賓的媽媽沒聽懂。

「嘻嘻，黃媽媽，」阿吉說：「下雨天出門要帶雨具嘛，出太陽，那就得……」

「陽具！」阿賓的媽媽說，馬上就知道上當了。

阿吉和眼鏡仔都呵呵地笑她，她紅了臉，伸腳用趾頭作去夾她們的軟掉了的雞巴，阿吉和眼鏡仔急忙走避，閃身起床找褲子來穿。

「快點穿，快點穿。」他們還頑皮地互相催趕。

「害我又得洗一次澡了……」阿賓的媽媽埋怨說。

樓下，鈺慧把便當放好，簡單的整理著餐桌，聽見樓上傳來隱隱的笑語聲，不免又叫喚了一次，「快來吃午餐。」

她轉頭看向窗外，自己喃喃說著：「唔，今天出太陽。」

是的，好燦爛的陽光，在開始轉涼的天氣裏。

(全文完) <http://japan.idv.st> IORI 寫真館